

翠台客聚
彥火

知不可為而為
教皇放棄建陵墓的計劃，米開朗琪羅在絕望之餘，不計後果，給教皇寫了以下犯顏的信：

「聖父，今天早上我由你聖下的意旨被逐出宮。我通知你自今日起，如果你有何役使，你可以叫人到羅馬以外的任何區找我。」

更有甚之，他還大膽寫了一首十四行詩形式文字，以予諷喻，內容大致如下：

「吾主，如果俗諺是對的，那真所謂『非不能也，是不欲也』。你相信了那些謠話與謠言，對於真理的敵人，你卻給他酬報。至於我，我是，我曾是你的忠實的老僕，我的飯依你好比光芒之於太陽；而我所費掉的時間並不使你感動！我愈勞苦，你愈不愛我。我曾希望靠了你的偉大而偉大，曾希望你公正的度量與威嚴的寶劍將是我唯一的裁判人，而非聽從了謠騙的回聲。但上天把德性降到世上之後，老是把它作弄，彷彿德性只在一棵枯索的樹（『枯索的樹』隱喻尤利烏斯二世系族的旗號上的圖案）上期待果實。」

之後，米開朗琪羅開始逃亡。

教皇對他的公然反抗勃然大怒。當獲悉他逃到翡翠翠，教皇頒下御旨給翡翠翠的諸侯，要求諸侯不得收留他，並務必

把他送返羅馬。

米開朗琪羅最初還想繼續反抗，但來自教皇的壓力愈來愈大，最終不得不妥協，只好向教皇請罪並要求給予寬赦。

教皇把他訓斥一番後，最後要求他去做一件他從未做過的極艱難的工程——為西斯廷教堂繪天頂畫。

這對完全不諳壁畫技術的米開朗琪羅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因王命難違，他只好先答應下來再作計較。

同時被委派畫壁畫的，還有著名雕刻家和畫家拉斐爾與達芬奇，他們都是傑出的雕刻家。此外，他們還是壁畫家。

事後米開朗琪羅才覺得事態嚴重，向教皇建議，讓拉斐爾代替他，卻不獲教皇批准。

主其事的布拉曼為米開朗琪羅在西斯廷教堂造好台架，並讓好幾位有壁畫經驗的畫師來協助他。

米開朗琪羅生性是一個獨斷獨行的人，根本無法與別人協作，不但拆了台架，還遣散了畫師。

他只要幾個工人幫他。

「但困難不獨沒有減煞他的膽量，反而使他把計劃擴大了，他決意在原來的天頂之外，更要畫四周的牆壁。」

這種知不可為而為的英雄主義精神，在米開朗琪羅的身上充分體驗了。

（讀《巨人三傳·米開朗琪羅》札記，之七）

不一樣的莫文蔚

上海的朋友看到我在臉書貼上了莫文蔚（Karen）演唱會的照片，又提到她是第一屆十優學生，15歲學彈古箏，在演唱會上她都有提及的。朋友來問我是否看着Karen大？我告訴他其實我跟她的媽媽認識在先，莫Auntie早年是麗的電視的總經理秘書，高級行政人員。我在「五台山」當娛樂記者，天天「上山」，日日像上班似的，走遍五個台收晒料才返報館報到，跟幾個台的台前幕後都混得頗熟，我們便似他們的同事。當然到最後，我們仍然是「娛記」。

後期，莫Auntie退休，我們也已經不用再在五台山跑了，彼此反而成了朋友，莫Uncle在世時，我們久不久被安排和兩位共敘，與莫Uncle聊天聽他講人生哲理，非常之難得，每次一定收穫豐富，莫Uncle袋錢入我們袋呀！

可惜莫Uncle忽然辭世，一切都好像變了，大家心情不好過，他的至愛更加若有所失，更加悲痛莫名！



●莫文蔚愛好中西文化藝術，從小培養出不同的興趣！ 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湯楨兆

隨着愈來愈多人打新冠疫苗，聽到的副作用故事也不少。

生理上的也不外乎疲累或發燒，但更意想不到是聽到不少舊患復發例子，包括身體上與情緒上的。有朋友以前當過兵，曾弄傷腳，已康復多年，接種疫苗後竟又痛起來，自己回想近期也沒有什麼特別扭傷，他也不明所以。

另外，有朋友的工人姐姐接種後，心情異常低落，後來哭出來才沒事，她也不知道回想起什麼。有中醫則表示有病人感覺不適，從前因意外撞擊後的頭痛回來了，好像幻覺般來來回回，不知大家有沒有類似的聽聞？

幻痛是一種有趣的說法。身體有記憶，痛過的地方，即使康復了，有時也會回來。好像神化化，但的確會存在。

若要接種疫苗，很多人說接種前喝檸檬蜜糖有助減低副作用，兩者都是重維他命C和抗

疫苗故事

氧化。我覺得亞洲人較適合薑水，接種前後補充元氣，也可以進行拍打和拉筋，確保自己循環好。最好當然是找相熟中醫，接種後服中藥調理。

接種前幾天一定要沒病沒痛，休息充足，也要曬足夠太陽；接種後盡可能多休息。我有認識的朋友接種後一點事也沒有，連疲倦也沒有，且胃口很好——甚至是太好，接種後兩星期胖了一圈，短時間內說吃極也不飽，我不懂把脈，也不知道是什麼反應。是身體缺了飽的感覺，還是想透過補充營養來平衡一些東西？真的不好說。還是那句，有何異樣一定要請教醫師/專家。

不想有副作用的話，聽說可以到一些私家醫院做數千元的檢查，醫生有信心說出你會否對某牌子疫苗敏感。朋友在另一私家醫院的心臟科工作，說近期很多人來檢查心臟，工作量大得他都喘不過氣來，天天爆滿。但這類檢測則較便宜，2,000元樓下就可以了。

大地遊走
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之長江源頭

記得小時候的中國地理課，我們的老師、我的媽媽告訴我們：「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，世界第三大河。長江流域覆蓋中國土地五分之一面積，養育中國三分之一人口。」

記得媽媽也告訴我：「飲水思源，感恩圖報，河流養育了我們，我們要認識河流源頭，更要好好保護和珍惜它。」

「你從雪山走來，春潮是你的風采；你向東海奔去，驚濤是你的氣概。」長江從雪山走來，她的源頭就在雪山，雪山裏的冰川。

長江流出第一滴水的地方，那是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，海拔6,620米的格拉丹東雪山，他是一座父親山，而他的兒女，就是他身下70多條冰川，冰川雄壯美麗，其中有一條像銀色巨龍般，俯衝而下的名叫姜根迪如大冰川，這冰川流出的第一滴、第二滴、第三滴雪水……匯成寬約2米，深約10厘米的溪流；小溪流接納眾多冰川雪水，形成兩條寬6米和4米的小河。小河兩旁的谷地灌木像藏族小姑娘髮辮一樣的辯套狀水網，這就是沱沱河——長江源頭流出而成，長江上游的沱沱河。

親愛的爸爸媽媽，您看，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以豐饒的冰潔雪水，孕育了長江源頭區域近2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江源濕地、湖泊，晶瑩雪水衝破丘陵緩山的阻隔，匯納百川，接連幹流，形成了偉大的長江。爸爸媽媽，您的女兒非常幸運，因為她有機會把中國四大河流的源頭走了一遍，這是一件多麼難能可貴和有意思的事！我一直謹記您倆的教誨：

「飲水思源」、「感恩圖報」，因此四大河流之行，河流源頭是我必到之地；我要到河流源頭去，和她們握手，向她們鞠躬敬禮，感謝她們對我的人生感悟，感謝她們對中華兒女的哺育之恩。



●長江流出的沱沱河。 作者供圖

中國第一大河長江對我說：「您從4,300公里外的香港到來看望我，我很高興啊！我的源頭是冰山水，冰川每一滴水，生生不息匯聚一堂，造就了我——中國第一大河，您說生命多神奇！」

中國第二大河黃河對我說：「您從2,700公里外的香港來訪我，歡迎您！我的源頭在青藏高原，巴顏喀拉山下一個盤地的泉眼，泉眼大若臉盆，深若豎掌；泉水冒出，匯合其他泉眼成小溪，再成小河，小河匯進鄂陵湖，再滔滔溢出流進河道，這就是我——創造了中華文明的黃河。」

中國第三大河黑龍江對我說：「您從4,200公里外的香港來和我說說話，太好了！我的源頭分南北，北源源自蒙古國；南源則在內蒙古，大興安嶺密林深處，人跡罕至的灌木叢中，一汪山泉無聲無息從石縫間流出，匯合溪流成小河，最後成就了我——魁梧雄奇，縱橫東北大地的黑龍江。」

中國第四大河珠江對我說：「我的長度在中國河流中排列第四，但源頭卻親切可人。長江、黃河、黑龍江的源頭處荒涼高寒之地，人跡罕至；而我的源頭，毗鄰市區，源水自山洞中點滴生長，聚為涓涓淚湧出，這就是我——滋養南中國萬民的珠江。」四大河流源頭各領風騷，卻有共通之處——滴水成涓，涓匯成河，這就是「千里足行，始於足下。」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」的磅礴力量；河寬水潤，潤澤萬民，這就是付出已有，造福大眾的慈悲胸懷。

爸爸媽媽，河流源頭之行讓我感悟：堅持、堅持、再堅持，積少成多的堅毅，造就強大的生命力，這力量定讓勝利曙光映照大地。河寬水潤，潤澤萬民的大愛胸懷告訴我：付出、付出、再付出，為人付出的胸襟，賦予我們睿達的智慧，這智慧讓我們「修身」，再而「齊家」、「治國」、「平天下」。

願我們共創雄渾力量，永存慈悲胸懷，願國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！

水過留痕
少爺兵

自吹自擂讓人笑話

歌唱比賽、綜藝節目，抑或選美選秀等項目，都能為娛樂圈各方培育出新接班人，無論觀眾喜愛哪位歌手或演藝人也好，誰勝誰負，又或者有人為某位參賽者、候選人的落敗而意難平，但肯定的是新人都要經過磨練始能有較出色的表現，就算是遭到挫折，亦要能爬起來繼續努力的，他的演藝事業成功率也會比人強，因為付出了汗水是不會輕易背叛你的。

然而，對現世代年輕人的思維作風，娛圈中人大部分有這樣的感覺：「新人的主見性很強，認為自己的一套更能展現他們的優點所在，舉例來說，想成為歌手的，對經驗豐富資深的導師指導，他們多半是不接受或是不認同，總認為自己的創作歌曲、唱跳都『非常貼地』，是現今歌唱潮流主流的模式之一，重要是他們唱歌要自己唱得舒服，有自己的聲音，不需要太注重歌唱技巧……令到不少歌唱導師、音樂人對着他們這一群，既無語亦感無力；不過，接受意見的，他們的進步空間會較廣闊，基礎亦扎實很多的，其實任何時代，傳統的元素亦可與潮流碰撞出新火花呀！創作不可固步自封。」

老生常談的人生哲理和道理，都有人視為「老土，太囉嗦」了，可是要選擇走上演藝路的人，很多時候腳似被秤砣綁着，緩慢又沉重地前行，兼且藝人的身份是很難「辭職」哦！

有圈中人指：「有人表示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現沒有被看到，其實沒有人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、通過什麼方式被人看到，所以在那一天來到之前，就要不斷充實自己，積累自己的作品，演藝人的榮耀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在作品上的表現，不是有人說你是『超級巨星』，你就是『超級巨星』了嗎？自吹自擂，只會弄巧成拙，讓人笑話而已！」

百家廊
桑拉

梵高不曾來過的梵高森林

還沒進去就已經感覺時間不夠。當我說我絕對沒有受到荷蘭朋友、也是招待我們的劉總說話的影響時，同去的年輕小朋友大笑。意思是，你說的我不相信。

劉總說：「荷蘭最大的自然保護區，佔地5,500公頃，那是由森林、荒地、草原、沙丘和沼澤組成的高費呂沃公園。」聽到這裏，我們理所當然以為這麼大的公園一定是在首都阿姆斯特丹。此刻我們聊天的地點卻在位於阿納姆劉總的家，說到這兒，他停了一停，略略得意地指着家客廳大玻璃窗外，「就在我們家對面。」

天然公園已具有強大誘惑力，更吸引人的是這裏也是歐洲最大的雕塑藝術公園，之外，公園還有另外一個名稱，叫「梵高國家森林公園」。喜歡藝術的人聽到梵高，眼睛會變得明亮起來。所以我的眼睛馬上睜大，一直記得讀完《梵高傳》時，其中一句「我是荷蘭人，文生·梵高」像不會脫色的印章，在我腦海裏蓋了下去，從此成為永恒的記憶。

庫勒慕勒美術館就在公園裏，收藏278幅梵高作品，包括粉絲必看的《夜幕下的咖啡座》、《夕陽下的播種者》、《豐收》、《吃土豆的人》、《自畫像》、《阿爾的吊橋》等作品，藏品之多令美術館成為全球第二大梵高收藏館而聞名於世，僅次於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術館。高費呂沃森林公園因此冠上梵高名字，然而，這裏卻是梵高從來不曾來過的地方。朋友之中，一聽到梵高，馬上表現出我是超級粉絲的表情的很多，每次在社交媒體貼上梵高圖畫，獲得點讚的人數多過我貼自己的作品數倍。但是，梵高的頭號粉絲，應該是庫勒慕勒夫人。

梵高肯定聽過這位偉大的畫家生前只售出一幅畫，這唯一一幅換成錢的圖畫《紅色葡萄園》，還是他弟弟提奧為了讓哥哥增強自信，

讓哥哥以為還是有人喜歡他的作品，偷偷委託畫商花4英鎊幫他買的。梵高生前，對他的藝術作品有興趣和有信心的人是他的弟弟提奧。這根本無法改善梵高的拮据生活，連顏料畫布也買不起的畫家，等到逝世25年後，他那些不為當時社會接受，具有前瞻性的現代藝術作品，被眼光獨特的海倫·庫勒慕勒夫人，一次入手35幅。畫家終於獲得收藏家的賞識，已經死去的生前貧困不堪的畫家除了身後名聲，他個人照樣沒有獲得任何經濟利益。別人替他惋惜，但把藝術創作作為生命之重的他的執着讓你看見，他從來不覺得這是遺憾，也不會放棄他心中的最愛。

我們癡癡地在梵高館兜轉不肯離開。《夜幕下的咖啡座》裏的天空是他著名《星空》的藍色，那副姿態洶湧、動盪、旋轉得像要燃燒起來的活躍星空，在這裏瑰麗依舊，繁星也照樣以律動感在閃爍，卻多了一份柔和、溫馨和平靜。咖啡廳門面是飽和度極高的明亮鮮麗的向日葵黃色。純淨和調和的鉻黃色是梵高的最愛，他說那是太陽的色澤。且不說標題為《黃房子》的房子，他連畫自己的房間《臥室》也以黃色為基調。至於舉世聞名的向日葵，是他油畫靜物系列的著名主題，每一幅都見有數十種黃色，對黃色的狂熱令他的圖畫因此被稱為「黃色交響曲」，除了黃色的花、黃色的房子、還有黃色的麥田、黃色的土地、包括星星月亮太陽，甚至火焰都是絢爛奇麗的黃色。

璀璨富麗的黃色麥田轉為陰鬱，斑斕絢麗的藍色天空轉為深暗，2020年1月，我在荷蘭阿納姆，走入梵谷森林公園的庫勒慕勒美術館，站在1890年7月梵高創作的《麥田上的鴉群》時黯然神傷。有人說畫家試圖在表達他的「悲傷與極度的寂寞」，黑暗與嚴酷的天空顯示畫家精神狀態的困擾。翻捲湧動的烏雲是暴風雨來臨的預兆，加上低掠的黑色烏鵲斜飛過，

終放不下身段。

劇中對於陳獨秀心路歷程和思想認識提升過程的刻畫，也真實可信。從無望消極到掙扎回國，創辦《新青年》雜誌時立誓20年不談政治，時局惡化國事日艱，又自食其言撰文公開指責當局；從無政府主義到信奉文章救國，從堅信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公理戰勝強權，到巴黎和會之後幻想破滅，終於和李大釗一起，決意要用馬克思主義喚醒國民。沒有人生下來就是聖賢，就懂得真理。陳獨秀為人父、為國之有識之士的成長軌跡，層層遞進，樸素直白又不失深邃，望之親切可信，全然不似冰冷史書上的刻板生澀。

說其鮮活，是劇中一大批年輕學子身上迸發出的朝氣，隔了厚重的100年歷史煙塵，仍然令不同年齡段看劇的人，深以為然。圈粉無數的陳延安，叛逆與執着並行，偏激與堅毅混合，對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擔憂和探索，讓這個帶着弟弟陳喬年，自食其力半工讀求學的年輕人，眼裏始終閃耀着奪目的光芒。對名滿天下的父親家長作風的堅決反抗，對異母弟妹誠摯的憐惜疼愛，對志同道合的同學朋友熱情理性，鄰家小哥一般陽光質樸，為着探尋理想中的美好中國，在最好的青春年華，和弟弟喬年先後慷慨赴死。

如今，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紀念書籤上，還印着陳延安28歲時說過的一段話：

我們的黨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
也不是從地上生出來的
更不是從海外飛來的
而在長期不斷的革命鬥爭中
從困苦艱難的革命鬥爭中生長出來的
強大出來的

英勇就義前，陳延安拒絕下跪，堅持「革命者只能站着死」，最後被殘忍的行刑者按在地上，亂刀殺害，時年僅29歲。一年後，弟弟陳喬年在上海龍華被殺害。慷慨就義前，喬年留給同志的最後一句話便是：「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荆斬棘的幸福吧！」

很多看完劇集的年輕人，在網上相約，一定要去安徽合肥看看。因為那裏是陳氏兄弟的家鄉，那裏有一條延喬路，延喬路的盡頭，叫繁華大道。



作者供圖